

蘇聯哲學問題

日丹諾夫著

新華書店發行

1
0

B

蘇聯哲學問題

日丹諾夫等著
李立三譯

新華書店發行

蘇聯哲學問題

著者 日丹諾夫等

譯者 李立三等

編者 蘇聯哲學部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上海福生路二十七號

京196

1—6,000(滬1)

1950年5月

前言

一九四七年六月間聯共（布）中央曾主持一次盛大的哲學討論會，審查亞歷山大洛夫所著『西歐哲學史』一書，當時有全蘇著名哲學家近百人參加。從該書的批判直到一般的哲學問題都在會上展開熱烈的爭論。聯共（布）中央書記之一日丹諾夫於六月二十日作了帶總結性的發言，指出了該書中及蘇聯一般哲學方面的許多缺點，並向蘇聯哲學家提出了一些偉大的歷史任務。本書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那個發言的全文。

繼日丹諾夫發言之後，爲了消滅蘇聯哲學戰線上所存在的缺點和繼續提高馬列主義哲學方面理論工作之水平，就創辦了一個『哲學問題』雜誌，組織了十一人的編委會，以B·M·凱德洛夫爲主編，一年出版三期。一九四九年由於凱

德洛夫犯了嚴重的世界主義錯誤（參看本書附錄米丁論文），該刊編委會改組，新編委以Д·И·切斯諾柯夫爲主編。革新後的第一期（即一九四八年份的第三期，一九四九年七月出版）有了若干改進，但個別文章仍有嚴重的缺點，九月七日『真理』報發表的論文『擁護戰鬥的哲學雜誌』就是對這一期的評述。

該刊一九四九年第一期（十一月出版）發表了一篇社論『根本改善哲學研究院的工作』，評述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目前工作的缺點和改進辦法。又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至十五日莫斯科曾舉行了一次蘇聯高等學校馬列主義和哲學講座主任會議。會議聽取了並且討論了蘇聯高等教育部長卡坦諾夫的報告。討論時的發言摘要也發表於『哲學問題』雜誌一九四九年第一期上。

本書所收材料除以上各文以外，另有附錄兩篇。對『哲學史』第三卷的批判是在聯共（布）中央的指示之下完成的，也是歷史文獻之一。米丁的文章對蘇聯哲學中的世界主義『理論』作了綜合性的批判，可供讀者參考。

編者 一九五〇年三月

目 錄

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	一
擁護戰鬥的哲學雜誌	『真理』報
根本改善哲學研究院的工作	『哲學問題』雜誌社論
全蘇高等學校馬列主義與哲學講座主任會議發言摘要	九

附 錄

論在解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史上的缺點與錯誤	九
論蘇聯哲學中的世界主義『理論』	米 丁 二五

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

同志們！關於亞歷山大洛夫一書的討論，沒有局限於編輯範圍，而開展得更廣泛和更深入，提出了哲學戰線狀況中的一般問題。這次討論形成了一種關於科學的哲學工作狀況中各種問題的全蘇聯討論會議，當然這是完全自然而合理的。編輯哲學史教科書，編輯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教科書，是一個有重大科學意義和政治意義的任務。所以中央委員會繼續這一次討論，特別注意這個問題，決不是偶然的事。

編輯一部好的哲學史教科書，這就是給我們的知識分子、我們的幹部、我們的青年一種新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時也就是在發展馬克思、列寧哲學的

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因此，在這次會議上對於這部教科書提出了這樣高的要求，是當然的事。因此擴大討論的範圍，也是有益處的。討論的結果，無疑地會是很巨大的，尤其是因為在討論中不僅涉及了那些與估計這本教科書有關的問題，而且涉及了哲學工作中許多更廣泛的問題。

在我的發言中想把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說一說，我決不是想來做討論的總結，——因為這是這本書作者的任務，——我只是參加討論發言而已。

我要預先請大家原諒，在我的發言中將要作些引證，雖然巴斯金同志極力反對我們這樣做。當然，他是哲學大海中的老航海家，可以憑眼光，憑想像，在哲學的巨洋中駛來駛去，用不着羅盤針的（笑聲）。可是我只是一個在哲學海洋中航行的見習生，初次坐在顛簸搖擺的船上，遇到這樣大的哲學風浪，只好拿引證來做羅盤針以免迷失方向。（笑聲、鼓掌）

現在說到對於這本教科書的意見。

一 論亞歷山大洛夫所著教科書中的缺點

我想，我們對於哲學史教科書有權要求它遵守下列條件，這些條件在我看來是起碼的條件。

第一、哲學史教科書需要對於哲學史這門科學下一個確切的定義。

第二、哲學史教科書必需是合乎科學的，也就是說要以現時所達到了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成就為基礎。

第三、哲學史的敘述應當是創造性的，而不應是繁瑣哲學式的，必須與現時任務直接聯繫，以便說明這些任務，並指出哲學繼續發展的前途。

第四、引用的實際材料應當是經過審查，完全可靠和適當的。

第五、敘述的文字，應當是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

我覺得亞歷山大洛夫的這本教科書是沒有滿足這些要求的。

首先說到關於這門科學研究的對象。

威溫科同志指出過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寫的教科書沒有給人們關於這門科學研究對象的明確概念，雖然在書中寫了許許多多定義，可是都只有局部的意義，其中沒有一個完整的可以概括一切的定義，因為每個局部的定義都只說明問題的某些方面。這個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哲學史之為科學的定義，是始終沒有闡明的。在該書第十四頁上的定義是不完全的。在該書第二十二頁上所下的定義，作者加上了着重點，大概是作者認作基本定義的。實質上這個定義是不正確的。作者說：『哲學史就是人類對於周圍宇宙的知識之前進、上升、發展的歷史。』根據作者這個定義，那就是說，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與一般科學史相符合的，而哲學本身就好像是科學的科學。這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老早已經駁斥了的。

作者又說：『哲學史也就是說明許多現代思想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這也是不正確的，不確切的。因為在這裏是把『現代』這一名詞的概念與『科學』這一

名詞的概念看成是同一意義的東西，這當然是錯誤的。在下哲學史定義時，必須從馬、恩、列、斯所下的哲學之爲科學的定義出發。

『……黑格爾哲學底這一革命的方面是馬克思接受和發展了的辯證唯物主義，不需要人們把它叫做什麼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以前哲學所剩下的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即形式邏輯和辯證法了。辯證法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也是一樣）是包括現在所謂認識論的。認識論底內容同樣應當是歷史性的，就是研究和總結認識起源與發展，研究從不知到認識的過渡』。

（見『列寧全集』十八卷，第一一頁）

因此，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底胚胎、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從與唯心主義派別鬥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那麼，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

從利用現代已經達到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成就的觀點來觀察這本書的科學性，那麼這本教科書也是犯了许多非常嚴重錯誤的。

作者把哲學史，以及哲學思想和哲學體系發展過程，描寫成爲由於數量變遷、增長而發展的平穩進化過程，這就使人們想像以爲馬克思主義是從前進哲學說發展的簡單繼承人，首先是法國唯物主義、英國政治經濟學，以及黑格爾唯心主義學派發展的簡單繼承人。

作者在四七五頁上說：『馬恩以前的哲學理論，雖然有時也包含有偉大的發現，但總不是貫徹到底和在一切結論上都合乎科學的。』這樣的定義把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體系的不同點，看作只是馬克思主義在一切結論上貫徹到底的和合乎科學的。那麼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點只在於這些哲學是不貫徹到底和不合乎科學的，那麼舊哲學家只是『犯了錯誤』而已。

你們看，這就只是數量的變化了。這就是形而上學的想法。馬克思主義底產生是哲學中的真正的發現，真正的革命。當然這也與一切其他的發現、一切其他的突變、漸變的中斷、一切其他的到新形態的過渡一樣，不能不有預先的

數變的積累，在這裏就是說不能不有馬、恩偉大發現以前的哲學發展的總結。顯然作者不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新的哲學，在質量上與所有以前的、包括進步哲學體系在內的、一切哲學體系不同的哲學。關於馬克思哲學對以前哲學的態度，以及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中所作的革命，把哲學變成科學，這是大家都知道。所以特別令人奇怪的是作者不集中注意去說明在馬克思主義中與以前的哲學體系比較起來，那些是新的和革命的東西，却注意到把馬克思主義與以前的哲學發展連接起來。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說過，他們的發現就是舊哲學的終結。

『黑格爾體系想像它自己是一種站在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它就是最後的最完成的哲學形態。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破產，就成了整個哲學的破產。剩下的只有辯證的思維方法以及把整個自然世界、歷史世界和精神世界當作是永恒運動、永恒變化、經常處在發生和消滅過程中的那種了解。現在不僅在哲學面前而且在一切科學面前都提出了一種要求，就是要去發現每個部門中這種變革底永恒過程底規律。這也就是黑格爾哲學留給它的繼承人的遺

產。』（見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九四五年版，第二三至二四頁）

顯然作者不了解哲學發展具體的歷史過程。這本書最重要的缺點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缺點的話，就是忽略了以下的事實：在歷史過程中，不僅對於某些哲學問題的觀點起了變化，而且問題的範圍、整個哲學研究對象都在經常變化着，這是與人類認識之辯證本質完全符合的，而且應當是每個真正懂得辯證法的人都明白的。

在該書第二四頁中論到古代希臘哲學時，亞歷山大洛夫同志說：『哲學之成爲獨立的知識部門發生在古代希臘奴隸社會時代。』又說：『哲學之成爲知識的特殊部門發生在紀元前六世紀時，並已有了廣泛的傳播。』可是我們要問：可否說古代希臘人底哲學是已經分化出來了的特殊知識部門呢？當然不能這樣說。古代希臘人底哲學觀點是與自然科學觀點、政治觀點密切糾纏着的。所以我們不應當，而且沒有權把後來發生的科學分化和分類加到希臘時代的科學身上去。按實質說，希臘人只知道一種沒有分化的科學，其中也包括哲學概念

在內。例如德謨克里特、伊壁鳩魯、亞里斯多德，所有這些哲學家，都證實了恩格斯的話：『古代希臘哲學家同時都是自然科學家。』（見恩格斯所著『自然辯證法』一書，刊載在『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九八頁）

哲學發展的特點就在於隨着人類對於自然的和社會的科學知識的發展，從哲學中逐漸分化出各種實證科學。因此，由於各種實證科學底發展，哲學的範圍不斷的縮小了（順便說一句，這個過程直到現在還沒有完結）。這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從哲學權力束縛下解放出來的過程，無論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或對於哲學本身都是一種進步過程。

過去妄想認識最終絕對真理的哲學體系底創造者是不能幫助自然科學發展的，因為他們把自然科學束縛在他自己的公式中，力圖站在科學上面，把不是從實際生活中得出的，而是從他的體系需要中得出的結論，勉強加到活的人類認識上去。在這些條件下就將哲學變成了一種博物館，把各種不同的事實、結論、假設甚至幻想都堆在裏面。那時哲學至多只能成為幫助人們觀察事物的工

具，決不能成爲實踐上影響世界的工具，也決不能成爲認識世界的工具。

這種哲學的最後一個體系就是黑格爾體系，他企圖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科學之上的哲學宮殿，把各種科學削足適履地局限於他所規定的範疇之中。但是他指望解決所有一切矛盾，却陷在與辯證法矛盾的沒有出路狀態中。這辯證法是他猜想到了的，可是沒有了解的，因此也就是運用不正確。

恩格斯說：『既然我們懂得，要求哲學解決所有一切矛盾就無異是要一個哲學家做到全人類在其前進發展中才能做到的事情，既然這是一點，那麼舊意義的哲學就終結了。我們就要拋棄用這種方法所不能達到的東西，就要拋棄個別人所想像的「絕對真理」，而去力求按照各種科學所指示的道路，並用辯證法把各種科學底成果綜合起來，以求得所能達到的成就，即我們所說的相對真理。』（見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論』，刊載在『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四〇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發現就是舊哲學的終結，即妄想包羅萬象地解釋世界的

那種哲學的終結。

本書作者著重於說明馬克思與以前哲學家的聯繫而不闡明從馬克思起開始了哲學歷史上一個完全新的時期及第一次使哲學成為科學的事實，這種模糊不清的說法，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的哲學發現之偉大革命意義完全抹煞了。

與這種錯誤觀點密切關聯的還有以下的錯誤：就是在這本書中鼓吹一種對哲學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把哲學底歷史當作是各種哲學派別的逐漸更替。其實從馬克思主義成為無產階級底科學世界觀的時候起，哲學史的舊時期就終結了。在那個舊時期哲學只是個別人們的事情，只是少數哲學家及其門徒所組成的哲學學派專有的財產。這般人都是脫離實際生活，脫離人民，與人民毫不相干的。

馬克思主義不是這樣的哲學派別，相反的，它是征服這種舊哲學，征服這種成為少數特殊人物，貴族知識分子所專有的哲學而產生的。它是哲學史上完全新時代的開始，從此以後，哲學成了無產階級羣衆為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鬥